

图文版世界童话

Tianfang Yetan

天方夜谭

(四)

精心编选世界著名童话，搭配精美插图，给广大青少年带来一部知识性、趣味性并重、图文并茂的童话经典。本册所收为安徒生童话

黄勇 主编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文版

Tianfang Yetan

天方夜谭

(四)

黄 勇 主编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方夜谭. 4/黄勇主编. —汕头: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3. 11

(图文版世界童话)

ISBN 978-7-5658-1076-3

I. ①天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阿拉伯半岛地区 IV. ①I371. 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0789 号

天方夜谭. 4

总策划: 赵 坚

主 编: 黄 勇

责任编辑: 宋倩倩

责任技编: 陈嫦娥

装帧设计: 红十月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82904613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5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16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ISBN 978-7-5658-1076-3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/510075

电话/020-37613848 传真/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骗子母女的故事

骗子升迁 母女不平

传说在哈里发哈伦·拉希德执政期间，有两个油嘴油舌、诡计多端的人，一个叫艾哈麦德·戴乃夫，一个叫哈桑·舒曼。他们凭着阿谀奉承，仗着花言巧语，得到了哈里发的器重，于是官运亨通，朝服加身。艾哈麦德被封为御林军右军都督，哈桑被封为御林军左军都督，各掌管着四十来名兵丁，月俸一千第纳尔。两人接到圣旨后上街炫耀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由巴格达省长一起陪同，手下的官兵前呼后拥地跟随其左右，一个喝道人在前面大声宣读圣旨：

“圣旨下！哈里发诏曰：今封艾哈麦德·戴乃夫、哈桑·舒曼任御林军右军、左军都督，巴格达臣民须竭诚拥戴，令行禁止！”

巴格达城有一对母女，老的绰号骗子戴丽莱，小的绰号扒手宰奈布。听到喝道的喊声，女儿说道：

“妈，看啊，那个艾哈麦德在埃及混不下去，又跑到巴格达来耍手腕儿，现在讨得哈里发的欢心，当上了御林军都督，还有那个秃驴哈桑，也一跃成了都督，早上山珍海味，晚上海味山珍，每个月还拿俸禄。可是咱们整日待在家里，既无权又无钱，也没有人关心咱们，不知咱们的死活。”

原先，戴丽莱的丈夫也曾经担任过御林军都督，月俸禄一千第纳尔，但是他早早地抛下妻子女儿过了世，留下一妻两女娘儿仨。大女儿前几年已嫁了人，还生了个儿子叫艾哈麦德·拉吉葛；二女儿还没有出嫁，她就是著名的扒手宰奈布。戴丽莱是个十分有心计的女人，她聪明过人，骗人的本领十分高强，能骗得蛟龙出洞，能骗得魔鬼叹服。她丈夫过去还当过司鸽，专门为哈里发饲养送信的鸽子，那哈里发天生就爱鸟，瞧见鸟比瞧见儿子还亲，所以对她丈夫宠爱倍加。

宰奈布催促母亲，道：“妈，快想点法子吧，或许咱们也能在巴格达出出名，拿回我爹的那份俸禄呢！”

“我要是想在巴格达这地方玩点儿花招，那艾哈麦德和哈桑算得上老几？”戴丽莱道。

戴丽莱说干就干。她穿上苦行僧的素衣和长袍，腰间扎条宽带子，用一条长纱巾把脸遮住，找了把水壶，灌满水，在壶嘴里塞了三枚金币，上面堵上棉花和破布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她把一患念珠斜挎在肩上，拿了面用红黄两色破布拼接的小旗子出了家门，边走边“主啊，主”的念诵着。这女人口里颂主，心里其实早就打好了主意，不时地用眼睛四下里张望，看着人们对她有什么反应。她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，径直来到一条小巷子。这巷子里的地面上铺着白玉石，既干净又整洁，空气中还有一股清香味。巷子的尽头是个高大的门楼，雪花石的门槛旁边站着一个马格里布卫士。这所宅院的主人是御前侍卫长绰号“凶神”的艾米尔哈桑。他家有良田万顷，家产无数，还享有朝廷的俸禄，简直富得无法形容。只因他脾气暴躁，得了个“凶神”的名，若有不顺心的事便大打出手。前些年，他娶了房妻子，名叫哈图妮，模样俊俏，性情温柔，甚是可人。新婚之夜，他曾经与那佳人信誓旦旦，决不再娶，决不外宿。但是，过了些年，他发现朝里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有一儿半女，进了沐浴间往镜子里边一瞧，发现白发已经悄悄地爬上了额头，因此，他感叹道：“主啊，您既然可以唤走我的父亲，为什么不赏赐给我一个儿子呢？”每逢见到妻子，他就忍不住要火冒三丈。这一天，他回到家，妻子道：

“晚上好！”

“好什么好，自从你进了这家的门，我就从没好过。”

“你怎么又生气？”

“娶你的当天，我发誓不纳妾，但是如今人人都有了孩子，有的还养了两个，唯有我虽然眼看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但膝下却无子女，将来谁会惦记着我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这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！”

“安拉保佑，我难道有什么过错？为了捣烂羊毛和草药制成春药，我不知摔坏了几只钵子。”

“唉，等我这次外出回来，非得再娶个老婆不可。”

“那就一切听凭安拉的安排吧！”

艾米尔哈桑离开妻子赴差去了。两人分手之后，都为刚才争吵闹别扭感到后悔莫及。

乘隙而入 初试得手

艾米尔哈桑的老婆哈图妮打开窗户，露出妖娆的情影和浑身的珠光宝气，恰巧被站在窗外的戴丽莱一眼瞥见。戴丽莱见她这样雍容华贵，想：戴丽莱呀戴丽莱，若不把这个小娘子骗出来，扒掉那衣服和首饰，就算你没本事。她停下脚步，朝着窗口大声喊：“主啊，主啊！”哈图妮见这个老太太一身素衣，浑身上下好似罩上了一层光华，好一个圣徒模样，嘴里还不停呼唤着“来吧，主的信徒”，巷子里的女人们把头探出窗外，道：“快看这老夫人满脸放光，肯定是主给咱们送恩泽来了。”见到这情景，她激动得都哭了起来，对佣人道：“快，快下去吻吻看门人艾布阿里的手，求他让这老妈妈进来，好让她为我祈福呀！”佣人急忙下楼，按夫人的意思请艾布阿里让戴丽莱进来。

艾布阿里走到戴丽莱跟前要吻她的手，戴丽莱却躲躲闪闪推脱着，道：“请你离我远一些，不要玷污了我的圣洁。艾布阿里啊，你是个信士，你会受到主的青睐和保护，主会为你消除劳役的。”看门人艾布阿里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工钱了，正在左右为难，不知怎样向主人索要，就央求道：“老妈妈，请你让我喝一口这壶里的水，沾上一点仙灵之气。”戴丽莱从肩头摘下了水壶，举起来摇晃了几下，手里一使劲，即把堵住壶嘴的棉絮甩了出去，三枚金币落在地上。艾布阿里看见，捡了起来，心想：这一定是主的安排。这个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修行人，她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就连我缺钱花她都知道，举着水壶在空中这么一晃就晃出三枚金币，正解我急需啊！想到这儿，便走到老太太面前，道：

“老妈妈，请收回这钱吧，这是从壶嘴里飞出掉在地上的。”

“拿开这钱，我是个远离红尘的修行人。快拿去吧，贴补贴补你自己，你不是一直没有领到工钱吗？”

“啊，是主搭救了我，主显灵了！”

在艾布阿里的引见下，佣人上前吻了吻戴丽莱的手，带她去见女主人哈图妮。戴丽莱进了门，便见到哈图妮，她觉得好像是见到开启了的宝藏一般。哈图妮上前吻了吻她的手，热情地欢迎她。戴丽莱先张口道：

“孩子啊，我这次来是奉了主的差遣。”

哈图妮立刻端了些好吃的东西款待她。

“孩子啊，除了来自天堂的东西我是什么都不吃的。我常年斋戒，一年只吃五天饭。孩子，我见你满脸愁云，肯定是有难言之隐，不妨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老妈妈，不瞒您说，新婚之夜我丈夫曾经对我起誓说，他今生决不纳妾。可是我一直没能给他生个孩子，前几天，他气呼呼地走了，说什么等回来的时候非得再娶个小老婆不可。我担心极了，担心他休了我再娶。他有钱财万贯，农田万顷，还享受着朝廷丰厚的俸禄，只要和别的女人结婚生了孩子，那我岂不是就完了，钱财土地都会被夺走。”

“孩子，你莫非不认识艾布哈麦拉特长老？听说谁要是欠了债，见见他，主定会替他还上；谁要是怀不上孩子，拜拜他，准能喜从天降。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打从嫁到这家，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连红白喜事都没露过面呢！”

“孩子，我带你去见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，把你的难言之隐告诉他，许个愿，等你丈夫这次回来，定能怀上个孩子，以后不管生男还是生女，让他拜在长老门下当个修士就是了！”

哈图妮起身，戴上最名贵的首饰，穿上最漂亮的衣裳，跟佣人打了个招呼就下楼出了门。守门人艾布阿里追了上来问：

“太太，您上哪里去啊？”

“去拜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。”

“太太，今年我斋戒还真灵，有幸见到这位女长老。她简直就是个圣人，满腹经纶，还是个侠义之士。还未等我开口她就知道我很穷，还赏了我三枚金币呢！”守门人连连称赞着。

戴丽莱和艾米尔哈桑的老婆哈图妮一同出了门，边走戴丽莱边对哈图妮说：

“孩子啊，你此番拜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肯定能了却心愿，按照主的意志怀上孩子，托长老的福，你丈夫将来一定会喜欢你，再也不会说些让你伤心的话了。”

“行，老妈妈，我去。”

其实，戴丽莱心里在盘算，“我到哪里去才能脱掉这女人的衣服和首饰

呢？”想着，她嘱咐哈图妮道，“孩子，我走到哪里你就跟随到哪里，可别离我太近，能看见就行，因为我是个为大众排忧解难的人，谁若是有了难处，都愿意和我说，谁若是有什么心愿，都愿意告诉我。”

戴丽莱走在前面，哈图妮照她的吩咐在后面远远地跟着，两人来到集市。哈图妮姗姗前行，环佩叮咚作响，芳香徐徐四溢，经过商人赛义迪·哈桑的店旁时，被他一眼瞥见。这赛义迪·哈桑是个英俊的年轻后生，只要见到漂亮的女子来到，两眼就会不由得直勾勾地盯着不放。

巧施计谋 一得千金

戴丽莱见此情景，招呼哈图妮，道：“来，先在这店里坐下休息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哈图妮依言坐在店前歇歇。商人赛义迪·哈桑朝她看了一眼，没想到这一眼却招致万般遗憾。没过一会儿，戴丽莱回到店里和店主打了个招呼，道：

“你名叫赛义迪·哈桑，是商人穆赫新的儿子？”

“正是。您怎么得知？”

“我有高人指点。”戴丽莱道，“门外坐的女孩是我的女儿，她夫君起先也是个商人，死后留下一笔家产，如今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。俗话说得好：‘宁为女择婿，不为儿娶妻。’她一向深居闺中，今天可是头回出门，上苍指导我把她嫁给你，你若是没有钱，我就给你点儿本钱，让你开两个像这样的店。”

赛义迪·哈桑心想：我几番求主赐给我个娘子，不料这次一下子得到三样东西：漂亮的姑娘、贵重的首饰和漂亮的衣赏。”于是，对戴丽莱道：

“老妈妈，多谢您的帮助，家母常说要给晚生娶妻，可是我一直未答应，我告诉她，非自己看上的女人我是决不会娶的。”

“那你就起来跟我走，看看我闺女去。”

赛义迪·哈桑起身，便拿了一千金币，预备着买点什么或者签婚约用，随后锁上店门，跟着戴丽莱出了门。

“你跟在我后面走，别离我太近，只要能看到我的背影就行了。”戴丽莱说道，心里又在盘算着，到什么地方才能扒下他俩的衣服，拿走他俩的金银首

饰呢？”

戴丽莱一行三人，一个跟着一个往前走，来到了一家染坊。染坊的老板哈吉穆罕迈德听见叮叮咚咚的环佩作响，看见远远地走来一对俊男靓女，一个老妇人已经来到面前，正向他致意：

“你好，你是染匠哈吉穆罕迈德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就是。老妈妈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上苍指点我来这找你。瞧，那个漂亮的姑娘就是我的女儿，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是我儿子。我辛辛苦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，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。我家住的房子就要倒塌了，我用木头加固了一下，可是修筑师告诉我说，你先到别处去住一阵，以免房塌了砸着，等到房子修好了再回来住。我就出来找房子，经高人指点找到你这里。请问，让我的儿子和女儿暂住在你这儿怎样？”

可真是送上门来的肥肉，染匠心里美滋滋的。“我倒是有房子，楼下有厅堂，楼上有卧房，可是这房子是给过往的客人和送染料的农民预备的。”他说。

“孩子，顶多住上一两个月，我的房子就能盖好。就看在我们是外乡人的份上就答应下吧！让我们和你的客人住在一起，我保证你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，一定会好好地招待他们吃好睡好。”

染匠答应了，交给戴丽莱三把钥匙便道：“大的是大门的，弯的是厅堂的，小的是楼上的。”他交代说。

戴丽莱拿上钥匙朝染匠指点的胡同走，哈图妮和赛义迪·哈桑跟在后面。她走进巷子，找到那所房子，上前去开门，回头便见哈图妮跟了上来，对她道：“孩子啊，这里就是艾布哈麦拉特长老的家。”说完，领着她楼上楼下转了转，让她上楼宽衣歇息一会儿，称自己还有事，先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，就下了楼。

赛义迪·哈桑也跟了来，戴丽莱迎了上去，说这里是自己的家，让他先在楼下厅堂里歇歇脚，一会儿就把女儿带来给他看。于是，小伙子只好留在厅堂静心等候。

戴丽莱再次来到哈图妮待的房间，哈图妮早已耐不住性子，急着要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，道：

“赶快让我见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，别让别人抢了先。”

“孩子，不好，我真替你担心。”戴丽莱道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，我有个傻乎乎的混小子，缺心少肺，可他偏偏又是老人的心肝宝贝，只要是看见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晋见长老，非解下你的耳环，撕开你的耳朵不可，搞不好还会撕碎你的丝衣呢。”接着又说，“这么着吧，不如你先把贵重的衣服首饰留下，我来帮你看管，再去拜望长者也不迟啊！”

哈图妮二话没说就摘下了戒指，脱下了华贵的衣服交给了戴丽莱。

“我把这衣服和首饰放在长老的帐子里，肯定会给你带来好运气！”戴丽莱又说了一句，捡起东西，扔下只剩下穿着一件内衣躲在房间角落里的哈图妮下楼了。

赛义迪·哈桑见戴丽莱下了楼，问道：

“你女儿在什么地方？你倒是让我见见她呀！”

戴丽莱又是捶胸又是顿足，装作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。小伙子急着问道：

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“俗话说：‘人心难料，人言可畏。’街坊邻居们见你跟着我进了家门，问是谁，我告诉他们是我的女婿。他们嫉妒得要命，挑唆我闺女，说什么我不愿意养活她了，硬是要把她嫁给一个浑身长了癞疮的男人，我只好答应让她先看看你是不是长了癞。”

小伙子没办法，只好答应，心里默默祈祷：“主啊，请您保佑我免受嫉妒吧！”说完，挽起了衣袖让戴丽莱看。戴丽莱一看，小伙子的手臂既白净又光滑，就如同是白银铸就的一般，忙说，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让我女儿见见你，你也见见她。”

“也好，见就见吧！”

赛义迪·哈桑脱下黑貂皮外套，摘下精美的腰刀和腰带，直脱得剩下内衣裤。他把衣服物品还有一个第纳尔放在一处，戴丽莱立刻过来道：“把东西交给我，让我替你照看。”

戴丽莱把小伙子和少妇的衣物敛了敛绑在一块儿，夹起来离开了这所房子，把一对男女锁在了里面。

戴丽莱将衣物寄放在一家香料铺子里，去找染匠。染匠正在铺子里等着他。

“但愿那房子您还满意。”

“房子还不错，我出来找几个挑夫，好把家什铺盖什么的搬进去。我的孩子们一直喜欢吃炖肉，你拿上这个第纳尔，买点肉，拿去和他们一起吃吧！”

“那谁帮我看着这染坊啊？这里边可全是顾客的衣料呀。”

“叫你的伙计帮个忙不就可以了！”

“那好吧！”

染匠拿着饭钵子买肉买菜准备午饭去了。

略施小计 蒙骗两人

染匠去置办午饭暂且不提，且说戴丽莱从香料铺子里取了骗来的衣服，又来到染坊，对染匠的伙计道：

“去找你师傅去，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店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

伙计一走，戴丽莱连忙把染坊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收拾一下打包好，正巧看见一个找营生的驴夫经过这里，那驴夫已经有一个礼拜没事可做了，她就招呼：

“过来，驴夫。你认识我儿子，也就是这家铺子的掌柜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这个可怜的孩子破了产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债主一告他就得进监牢，进去了还得我花钱去赎他。这回我要做出个破产的样儿让债主们看，这不，我正要把这些家什拿去抵债，你能不能把驴子借给我用用。喏，这是一个第纳尔，就算是驴子的租金吧！等我走了之后，你找个家伙把染缸里的东西捞出来，随后就把所有的坛坛罐罐统统砸烂，等到法官来的时候，让他什么也得不到。”

戴丽莱说完，把骗得的东西绑好放在驴背上，把自己的面纱重新裹好，赶着驴朝家走去。

“妈，我的心一直牵挂着您呢，这一趟您办了几件漂亮事？”

“我呀，耍了四个小把戏，骗了四个人，有商人、御前侍卫的女人、染

匠、还有赶驴的，这不，我用驴夫的那头驴把他们的好东西统统都拉回来了。”

“妈，您从今以后可不能在这城里抛头露面了，得防着那几个人找你的麻烦。”

“闺女呀，别人倒也无妨，只那驴夫有点问题，因为只有他看见过我的容貌。”

却说染匠准备了香喷喷的炖肉，让伙计顶在头上，去送给那一男一女吃。经过染坊时，正好瞧见驴夫在染坊里噼里啪啦地乱砸，店里的衣服、布料早已不知去向了，整个染坊变成了一堆碎瓦片，大叫：

“住手！”

驴夫停下手，回头对染匠道：

“安拉保佑你平安无事，我正在为你担心呢。”

“你为我担心？担什么心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破产了，人家正要等着和你算账吗？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你妈呀，是她说的，她还叫我把这些坛坛罐罐都统统砸烂，免得人家来要账时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

“我妈？我妈早就去世了。我就料到离开了店没有好事。”染匠这一下急了，“我的钱啊，大伙儿的衣裳啊，是谁这么缺德呀？”

驴夫一听这话也急得大哭起来，“我的驴！她把我的驴也骗走了！”随后，他朝着染匠喊，“快把我的驴还给我！去，去找你妈去！”

染匠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抓住驴夫，又是踢又是打。

“去，把那老妖婆找来！”

“快，快把我的驴还给我！”

两人吵着吵着，围上来一些人。其中有人问：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说，我说，我来说说事情的经过。”驴夫抢着说。

驴夫把事情的原委细说了一遍，最后，他委屈地说道：

“原本以为染匠师傅应该好好地谢谢我才对，可他见到我告诉我说，他母亲早就死了。不管怎样我得要回我的驴，是她骗走了我的驴。”

大家听了，议论纷纷。



“染匠师傅，你可知道这个女人，怎能把染坊交给她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她带着儿子和女儿来找我，说是要租我的房子住。”

“我本以为此事的责任在于染匠，驴夫的损失应该由染匠来赔偿。”一个人说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有人问。

“赶驴的因为看见染匠把自己的作坊交给那个老太婆看着，所以才放心地把驴子交给她的。”那人答道。

“染匠，你既然让她住在你家，就应该能找到驴还给他呀！”

这么一说，大伙连忙

到染匠家的那所房子去找老太婆。

商人赛义迪·哈桑等着戴丽莱把女儿叫来，正等得焦急。哈图妮也正等着她带来那傻小子，好通过他可以见到长老本人，正急得团团转。她站起身，想去看看，往楼下一走正遇见赛义迪·哈桑。

“喂，你妈把我带到这里来说是让我娶你为妻，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我母亲早死了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可是她的那个傻小子，艾布哈麦拉特长老的心肝宝贝吗？”

“哪里，她怎么会是我妈呢？难道是个骗子？她可是拿走了我的衣服和一千个第纳尔呀！”

“这么一说我也上了她的当，她说带我来见艾布哈麦拉特长老，还扒去了

我的衣服和首饰呢！”

“我今天谁也不找就找你了，赶快还我衣服和一千个第纳尔！”

“我呀谁也不认就认你了，还给我衣服和首饰！”

两人正吵得厉害，染匠和驴夫恰好来了，进门一看，两个年轻男女只穿着内衣裤待在里边。

“说，你们的妈在何处？”

哈图妮和商人赛义迪·哈桑连忙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那女人的孩子，他们也是上当受骗的人。

“我的钱呀，大伙的钱呀！这可怎么办呀？”染匠焦急地叫喊着。

“驴，我的驴呀！染匠，你还我驴子！”驴夫也焦急着喊叫道。

“这个女人是个大骗子，你们俩快出来！”染匠命令那两人。

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我们来的时候穿得体体面面，莫非你让我们就这样光着身子出去不成？”

染匠只好给这两个人各找了一身衣服，先把女人送回家。哈图妮回家后等待丈夫回来不提，单说染匠锁了家门，约商人道：

“咱们一同去找那个老妖婆算账，把她送交官府处置。”两人上了路，驴夫也紧跟在后面，三人一同来到了总督府，要诉说冤情。

“诸位前来本府有何贵干呀？”

三人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总督道：

“这城里的老太太不计其数，你们必须查到她的下落，抓住她，到那时本官自有办法。”

三人出了总督府，一同寻找戴丽莱。

二试身手 再得千金

诡计多端的骗子戴丽莱花了一会儿的工夫骗了四人依然不罢休，对女儿说：

“孩子，为娘还想再骗一遭。”

“妈，我真替你担心。”女儿道。

“嗨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就像金刚之躯水火无惧。”

戴丽莱这次穿上一身大户人家佣人穿的衣服出了门。来到一条巷子，只见花毯漫地，彩灯高挂，歌声、乐声、鼓声阵阵传来，一个女用人背着孩子在巷子里遛来遛去。孩子的穿着打扮可不一般，衬衣镶着银边儿，坎肩儿绣着精美的花纹，头上直筒带缨的帽子镶着珠宝，脖子上的黄金宝石项链闪闪发光，身上还披着一件天鹅绒斗篷。原来这里住的是京城巨商夏赫班代尔，那孩子恰是他的宝贝儿子。夏赫班代尔还有个女儿，今天是女儿定亲的喜庆日子，一家人正忙得不亦乐乎。刚才，当妈的陪着亲戚邻居和歌舞班儿说话，可孩子缠着她不放手，只好招呼用人：“去，带小少爷出去玩玩，好让大伙儿清静清静。”

戴丽莱来到巷子里，一眼见到了用人背上背的孩子。

“请问，你主人家今儿个是什么好日子？”她上前搭讪。

“给女儿订婚，办个堂会。”

戴丽莱心里盘算：看来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孩子弄到手。于是对用人道：“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！”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像第纳尔差不多的黄色金属片，递给女佣，“拿着这个金币，到你的女主人那儿禀报一声，就说慈善之母来道过喜，等到办事的正日子，老太太要带女儿们来贺喜，还要给下人们赏钱呀！”

“老太太，我家这个小主人只要一见他妈总是缠着不放。”

“你快去快回，孩子我来带一会儿。”

女用人拿着那个小铜片回去禀报女主人了。

戴丽莱接过孩子，走进另一条巷子，摘下孩子的首饰，扒下孩子的外衣，心想：戴丽莱呀戴丽莱，你这一招可真够漂亮的，从女用人那骗来的孩子，再找个地方那么一抵押，又是一千第纳尔。她想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珠宝市，只看到一个犹太商人面前摆着满满一盒子金银首饰，便琢磨：要是能骗过这犹太人，把孩子押给他，换回一千第纳尔才算聪明过人哩。

犹太人四下张望，见一个老太太正抱着孩子走来，那孩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商人夏赫班代尔家的少爷。这犹太人虽然是个有钱的主儿，可仍旧不肯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，要是一笔买卖别人赚了没有他的份儿，那他可接受不了。

“老夫人，您要点什么呀？”

“你是犹太师傅奥兹拉？”戴丽莱早已打听出了他的名字。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“这孩子的姐姐，大商人夏赫班代尔的女儿今天定亲，这大喜的日子主人让我来给她办嫁妆，买首饰。你给我拿一对金脚镯、一对金手镯、一副珍珠耳环，再来一条腰带、一把匕首、一枚戒指。”

戴丽莱要来要去要了足有一千个第纳尔的东西，包好后，道：

“这些首饰我先拿回去同主人商量，他们喜欢的话就留下，我再把钱给你送来，这孩子暂且放在你这里作抵押。”

“行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戴丽莱拿了首饰直接回了自己的家。女儿一见母亲归来，便问道：

“妈妈，你今天都做了什么买卖？”

“一个好买卖。我骗了大商人夏赫班代尔的儿子，扒了他的衣服和饰物，又把他押给了犹太人奥兹拉，换了一千第纳尔的金银首饰。”

“这一下你可真的不能再在城里露面呀！”

再说那个女用人进家给主人回话。

“夫人，慈善之母向您致意，为您祝福，还说等到大喜的那一天她要带着女儿们来贺喜，给您送礼来呢！”

“什么慈善之母，小少爷呢？”

“我把他交给那个老太太暂时看着，生怕他搅了太太。那慈善之母还给我赏钱，让我分送给用人和歌舞伎人呢。”随后，她把那个铜片交给了歌舞伎人的领班，道，“拿着，这是善人送你们的礼！”

领班接过铜片一瞧，哪里是什么金币，而是铜片。女主人得知，厉声命令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快出去看看小少爷！”

用人来到大门外，老妇人没了，小少爷也没了，于是捶胸顿足地大哭了起来。一场喜事立刻变成了愁事，一家上下无不焦急万分，哭泣不止。正愁着，当家的夏赫班代尔回来了，问清缘由，嘱咐手下人出去分头寻找。

夏赫班代尔找来找去，在犹太人奥兹拉的首饰店里发现了儿子，一看连孩子的衣服也让人扒去了，便上前问：

“这不是我的孩子吗？”

“没错，是您的孩子。”犹太人答。

大商人见到自己的儿子，顾不得问衣服的事儿，一把抱了过来。可犹太人

见夏赫班代尔如此疼爱孩子，说道：

“但愿主让您香火不断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一个老太太从我这里拿去一批首饰大概合一千第纳尔，把这孩子押在这里。她要是不把这孩子作抵押，我哪里敢给她那么多的宝贝啊！再说，要不是我知道这孩子是您的，也决不会相信一个老太太。”

“别瞎说，我女儿出嫁什么也不缺，马上把我儿子的衣服给他穿上！”

“天地良心，穆斯林兄弟们，你们是了解我的呀！”

正当这时，驴夫、染匠、赛义迪·哈桑找戴丽莱找到了此地，问两人争执的原因，他们将刚才的事儿一说，几个人制止道：“别吵了，那老太太是个十足的骗子。就在这之前，我们几个刚刚被她骗过，正发愁找不着她呢。”三个人一一述说自己被骗的经历，夏赫班代尔听完，不由得庆幸：“得，见着孩子就算我万幸，全当那些衣服物换回了他的性命，等找到老太太再索要回来就是了。”说毕，把孩子抱了去交给他妈。孩子妈见了亲儿子，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犹太人追问三人去什么地方，听说要去找老太太算账，就执意要和他们一同去。

“请问各位，那老太太总是裹着脸，谁见过她的面？”犹太人问。

“我见过。”驴夫把她的长相给大伙儿大致说了说。

“咱们要是一块儿去找她，肯定找不到，她一见着咱们成群结伴地还不逃跑？最好分开找，有了情况到有名的马格里布理发师麦斯欧德的那家店会面。”犹太人建议。

大家都觉得有道理，随即散去分头找人。

为索驴子 蒙羞受辱

一行人分头上路，各找各的。戴丽莱又出来行骗，被驴夫看见了，他赶紧跟了上去，大声喝道：

“好啊，你这个老妖婆，借了我的驴子为什么不还？还想往哪里跑？”

“什么？”